

# 漫步延陵柳茹村



## 猪脑子

文/吴悠

很多孩子的记忆里，小时候都曾在作业错得多、事情搞砸时被父母骂过“猪脑子”。“猪脑子”三个字成为笨拙、愚蠢的最好比喻。可是，在我记忆里，“猪脑子”三个字被提起，总要馋得咽几下口水。因为它真好吃。

第一次接触真正的猪脑子，是一次和大人一起去吃火锅。菜单上猪脑子三个字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记不清是席间哪位亲戚调侃说，你需要点一份尝尝，吃什么补什么嘛。言下之意，我需要补补脑子啦。说完，满桌响起笑声来。我后来读书读得多了些才知道，这还真不是胡说。我国古代堪称最有名的大夫孙思邈就曾经在他的《千金要方》里写过动物脑子、脑髓可滋补人脑部元气的作用。我国古代另一位同样有名的医学家李时珍在他的《本草纲目》里也夸过猪脑子能“补骨髓、益虚劳”。读完我才领悟，那位亲戚是真为我好。

服务员阿姨把猪脑子端上来后，小心翼翼地用勺子从盘底把看上去“白里透红”的它托起来，轻手轻脚放进沸腾的火锅里煮了起来，还不忘提醒我们：时间要煮长些才好。我用极大的耐心等待服务员嘴里蹦出“可以捞了”四个字后，急吼吼地吹着滚烫的猪脑子，想尝尝究竟是什么味儿。等到确认不烫嘴了，我咬下一块，感觉口感软糯柔滑，跟豆腐差不多。至于味道嘛，还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之前那位建议我点猪脑子的亲戚说，蘸点酱料就不一样啦。我照办之后发现，还真是好吃了很多！大人们看我吃得欢实，就纷纷建议我爸妈说，以后多给孩子买点，吃了脑子好，脑子一好成绩就好了哎！说完又是一阵哄堂大笑。反正自此，但凡吃火锅都会翻翻菜单上有没有猪脑子了。后来有段时间，不知为啥，很多火锅店都把猪脑子“下架”了。我还为此懊恼了好一阵子。

又仿佛是一夜之间，“猪脑子”以“脑花”之名重出江湖，与“蹄花”“肠花”“腰花”等猪的“零部件”一样变得炙手可热。“脑花”之名，比起以往直白的“猪脑子”来，更添了几分魅力。餐厅菜谱上的高清照片里的新鲜猪脑，恰似一朵刚刚绽放、有着鲜红纹理的花朵。从这个形象来看，改名为脑花也不夸张。煮熟后的脑花，口感依然绵密柔滑，轻轻一抿，便在口中“绽开”，真是和往日一模一样。

现在，无论是涮脑花、烤脑花，我都喜欢。脑花也成了火锅店常见的食材，我与亲友去涮火锅，也和往日一样，一进门就会问：“有脑花吗？”这仿佛是味蕾与基因的双重认证。看着那白嫩的脑花在红汤中翻滚，烫至微卷后蘸蒜泥香油，入口软糯滑嫩。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想起和“猪脑子”的初次相遇，想起大人们调侃我吃它时的爽朗笑声。这一切，都是我生命中永不褪色的温暖记忆。

## 一期一会

本报记者 竺捷

本月12日，镇江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在丹阳市延陵镇召开。会前，与会人员调研了延陵镇柳茹村文物普查新发现点柳茹大会堂与贡氏书院，现场了解普查进展与文物保护情况，对当地文物保护与古村落打造方面的成果十分赞赏。

坐落于丹阳延陵镇的柳茹村始建于南宋年间，距今近千年历史，村庄风貌古朴恬静，东西古街保存完好，村中已确定的保护类传统风貌建筑有36处，其中包括贡氏宗祠、节孝坊、王公祠、贡氏书院等多处丹阳市文物保护单位。柳茹村2013年被列入国家古村落保护名录，2017年被评为江苏省历史文化名村，2021年被评为江苏省乡村旅游重点村。

进入村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睦氏节孝坊”，它可以称为柳茹村的“地标”，坊宽6.15米，高5.5米，为品字形4柱3门式。坊建于清乾隆九年（1744年），丹阳处士贡荫三病逝后，妻子睦氏独身守家二十多年，敬养瞎眼婆婆终老，滋育婴孩长大成才，乾隆皇帝敕赐旌表，立牌坊昭彰。

只见坊柱间青石上雕刻花纹图案，下镌官宦名人题名。其两旁石柱稍低于中间，分别夹嵌着青石横梁和石板。横梁上雕有图案，两边青石板上分别刻“贞明执操”“瑶池冰雪”，坊上额刻“圣旨”二字，下方横额刻“旌表处士贡荫三妻睦氏之坊”。据说这块节孝坊是镇江及周边地区保存最完整的贞节牌坊之一，是珍贵的石刻历史文物。

到了路口，一座颇具气势的“友于堂”赫然在目，它就是历史悠久的“贡氏书院”。友于堂由贡文宝于元朝大德六年所建，为的是和兄弟文虎、文豹互相勉励学习。到元朝大德九年，文宝之子贡子仁将这里改成了书院，取名“远山书房”，明、清、民国时期很多从柳茹走出去的名人都曾在这里就读，办学历史有700多年。

友于堂进门处是儿童关爱之家，摆放了不少课桌椅，当地孩子可以在这里进行国学诵读。每逢重大节庆日，堂内会开展一系列活动，他们把丹阳的非遗传承人请到这里，

开展捏泥人、正则绣、糖人等传统文化的展示活动。“友于堂”最里面一进挂了不少字画，很多是由当地退休教师书写，表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出友于堂，往左边拐，便能看到一座小戏台。每年正月二十日村里都会举行庙会，很多十里八乡的锣鼓队都过来竞演，同台表演敲锣鼓，还有广场舞比赛等，场面十分热闹。此次文物普查的新发现点还有柳茹大会堂，它的位置在小戏台的身后。大会堂始建于1965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用来开群众大会、文艺汇演等，现在里面还保留着当时的口号和标语。

走过王公祠，就到了古巷道口，历史气息扑面而来。据说脚下的巷道建于宋代，主要用于群众生产生活交通用途。旧时，古巷道旁小店林立，有药店、布店、秤店、豆腐店、理发店、小酒店、小吃店、杂货店、烧饼油条店、邮政代办所、中西医小诊所、茶馆等等，热闹非凡。

可惜，现在这种景象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名人墙”——很多老宅门口都挂着近代柳茹村名人的介绍。九百年来，柳茹人一直重教崇文，历史更是科甲连绵，簪缨显赫。明清时期，族中曾有18人受到圣旨褒奖，新中国成立前受过高等教育的就有133人，改革开放后从柳茹走出去的大学生更是数不胜数。

古巷道铺设的是花岗岩老条石，走在上面，颇有进入时空隧道的感觉。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这条巷道曾被水泥地面覆盖，不过当时并没有破坏地下原花岗岩条石，后来在传统村落保护建设中，又将它恢复原貌。此巷道是柳茹建村以来的主巷，东西贯穿古村，两侧有多条支巷，主巷道长260米，呈S形，在古代都是骑兵作战，这样的弯道不仅可以防止骑兵提速，也有防弓箭的作用。

讲解员介绍，在漫长的岁月中，柳茹村逐渐形成了“九圈十三井”的村庄格局，多条错落有致的支巷分布着13口古井（可随时取水，有消防、防围困等作用），巷口有多个拱形圈门和更楼，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后来，圈门和更楼被拆除，古井栏所剩无几，但老街巷格局依旧，呈现出以中巷古街为主轴向两边发散的清末至民国初期风貌的历史街巷。村中传统风貌建筑占村庄建筑总面积的四分之一，确实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古村落。

## 冬日忆旧

文/徐惠智

前两天，儿时闺蜜阿菊从常州乡下来镇江旅游并看望我，故人重逢，欣喜不已。闲聊中，她不时提起年少时的许多趣事，如捉迷藏、偷黄瓜等，让人忍俊不禁。特别是在初中读书时，关于“蒔秧”的记忆，有着美好而沉重的沧桑感。

我入籍镇江已几十年，早变成地道的镇江人了。关于蒔秧的记忆已渐行渐远。但年少时的一幕幕，依然记忆犹新。现在是冬日了，蒔秧是在端午前后。我年少时是蒔秧“好手”，名扬十里八村。今日写下此文，不为显摆，只为难忘那段辛劳的岁月，希望儿孙认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在苏南农村，每当夏收夏种之际，即端午节前后，是大麦小麦的收割季节，当连片的麦子收割完后，田里便灌满了水，浸泡约一个星期后，原先僵硬的泥土便会浸泡得稀烂，麦根茬也漂浮在水面，很快被打捞上田埂。此时，麦田里汪洋一片，一般用人工借用钉耙搂平后，便可“蒔秧”，种植水稻。

“蒔秧”是常州人叫法，有的地方叫“栽秧”“插秧”，虽叫法不同，但意思都一样，是将秧苗插入泥土中，一般插入泥土后第二天即成活，田里绿油油一片，茁壮成长，煞是喜人。这不仅是技术活，更是体力活，须弯腰、分秧、蒔进土里一气呵成，更要横插六棵一条线，竖看更是一条线，且横距、竖距都要一样，也就是蒔好的秧苗横看竖看都要一条线，美观，这才是真本事，赢得别人称赞。

在农村，蒔秧的主力军是小媳妇和初中女生，因为女人手脚麻利，年轻，腰板容易弯曲，便于蒔秧。而那些大老爷男人们，手脚笨拙，弯腰吃力，蒔秧时只能甘拜下风。

我读初中时，放假蒔秧，在生产队、大队、公社举办的三级比赛中，都曾获得第一名。那时年少气盛，体力充沛，头脑灵活，特别是有股不服输的劲。我蒔秧时，左手握着一把稻秧，用两根手指分开秧苗，右手接过分好的秧苗，似蜻蜓点水般飞快插入泥土中，动作娴熟，一气呵成。更难得的是，我蒔的秧，横竖一条线，不差分毫，每次现场表演和比赛，都引来一片啧啧称奇之声。

蒔秧可不是闹着玩的。那腰，一天要弯几千几万次，晚上睡觉时，腰疼得鬼哭狼嚎，需要大人用毛巾热敷、捶打、按摩，有时疼得几天都起不来。怪不得人们都说，“农活千般苦，蒔秧第一苦。”在我的少女时代，曾得过两届公社的蒔秧冠军，获得过一只搪瓷面盆和口杯毛巾的奖励。而第三次，我则被当地一位年轻漂亮的新媳妇超过两分钟，屈居第二。

小时候看人蒔秧觉得好玩，稍大后亲自蒔秧，才觉得门道多，特辛苦，且有许多技术要领掌握才行。第一要领是左手抓住秧把后，要及时用中指和食指将三、四根秧苗分出，右手快速接过后插入田中，插入时不能太深，会耽误时间，但不能插入太浅，否则沾不住土，秧苗会漂浮水上，则前功尽弃。所以我悟出自己制胜的法宝是：分秧快，栽插深度恰到好处。

那时在乡下农村，谁家丫头蒔秧快，手脚麻利，就说明她聪明能干，有主见，不服输，往往在婚姻上很加分。

白云苍狗，世事变迁，曾经蔚为壮观的蒔秧场景已不复存在，代之的是机械栽秧。但我反复观看机器栽插，虽然解放了劳力、体力，但栽插的质量与人工比较，还是有较大差距，需进一步完善，特别是秧苗栽插不牢，漂浮在田里的情况较多，需人工补栽，费时费力。不过，机械毕竟解放了生产力，农民兄弟都拍手称快。